

一个压不垮、打不倒的女性；
一个通晓生活真谛大义的民间女人……

我干娘柳司令



YZLI 0890083096

柳岸◎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压不垮、打不倒的女性，
一个通晓生活真谛大义의民间女人……

我干娘有P



YZLI 0890083096

冷

柳岸◎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干娘柳司令/柳岸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765-388-2

I. ①我…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22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7 00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我干娘

柳司令

目 录

- 001 我干娘唱戏
- 006 我干娘身世
- 012 短命柳能得
- 015 五谷庙传说
- 020 干娘结戏缘
- 024 除夕赌大衫
- 027 月桂闹分家
- 030 经历公家人
- 034 柳葫芦犯事
- 040 光脊推水车
- 044 大名柳司令
- 047 夜半起小灶
- 050 逃脱批斗会
- 055 要命白蒸馍
- 057 样板戏跑板



- 060 剥树人坠地
- 065 柳葫芦出狱
- 067 柳太傻蒸发
- 072 成了我干娘
- 075 柳倭瓜殉职
- 080 葫芦遭横祸
- 083 歪脖柳抓钩
- 087 哥俩狼狈情
- 093 筹礼为拜师
- 097 无盐的时代
- 099 新房起月夜
- 105 剃刀化月老
- 112 突兀嫁闺女
- 117 红太阳陨落
- 120 议婚柳抓钩
- 124 油馍惹祸患
- 128 柳大成逊位
- 133 柳学成拆迁
- 138 树杈的归属
- 142 柳英儿私奔
- 146 果树现场会
- 150 “弹劾”柳学成
- 157 换穿高跟鞋
- 160 大战杨振坤
- 164 母女终和解
- 168 大车换小车
- 173 “黑匣子”进家
- 177 胡翠华借钱
- 180 抓钩进局子
- 184 教训胡翠华
- 188 五斤半卤肉
- 194 较量俩小偷



- 198 炒老板“鱿鱼”
205 远销咪咪蒿
208 异样的亲情
213 月桂居河沿
217 柳学义家事
221 此“鸡”非彼鸡
227 送月桂上路
232 新时期葬礼
239 孙媳第一拜
244 柳英儿外遇
250 周志向命案
254 儿子“篡”父权
261 新时期村政
263 路过柳家集
269 任务的由来
272 柳司令府邸
276 劝不唱劝唱
281 校长的苦衷
287 闪亮登场秀
291 白日活见鬼
295 干娘奇涅槃
298 福星高照匾
303 “三军”总司令



我干娘唱戏

那天,校长说:你赶紧回家。我吓了一跳,不等他说完就问:出什么事儿了?校长着急地说:你干娘……

我干娘怎么了?

反正你赶紧回去做工作,后天县领导都去,她说唱戏又不唱了。县委办姜主任打了招呼,刚才教育局唐局长又打电话,再三叮嘱,这是政治任务。你是唐局长钦点,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任务我算交给你了,必须完成。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政治任务跟我一个小小的教师何干?她唱不唱戏跟政治任务何干?又是县领导,又是教育局长,我不过一介草民,跟这些大人物又有何干?

也难怪,凡事儿一跟这老太太挨边,必得整出点花样来。前几天,我锨儿哥来,让我回去劝她老人家不要唱戏。今天校长又要我回去劝她唱戏。柳铁锨不让她唱,是怕丢人,我能理解;这县里让她唱,我就不理解了。难不成这点小事儿,还关乎陈州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关乎民生民计?现在都兴整这些个洋词儿,都兴往高里拔。说不定绕一圈,这老太太唱不唱戏,还关乎“神八”上天呢。

我跟校长说:我正讲模拟试卷呢,马上就“三模”了。

我跟校长磨着,不是我不想回去,而是我刚劝她不唱,才隔几天,再把她劝回来,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她就那么听我的?这政治任务我实恐不能胜任。

校长上火着急地说:停,停,停!唐局长说了,这是县委办的通知,你讲啥都得停,赶紧回去。事关四大班子行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啊!快,快,他那边还等我回话呢。

上完这节课吧。耽误一节课可不是玩儿的,现在都啥时候了。我还在力争,希望能有转机。

一般情况下,校长是不会轻易动我的课时。因为我这个班是尖子班,他还



指望我这个班在陈州县出高考状元呢！虽然我们这个学校不是省、市重点，但，是县里重点扶持学校之一。这些年来，校长苦心经营，不惜跟重点高中闹僵，争取了一些招生政策。校长能停我的课，肯定事关重大。

果然，校长毫不妥协地说：不行，现在就走，赶紧安排学生自习。

一个中学校长，竟然直接接到县委的政治任务，这事儿有点玄。

真不知她老人家又唱的哪一出，竟然连县委都惊动了。

说起我干娘，在我们学校也算是知名人士了。曾经，她的故事传为笑谈。还好，她不是我亲娘，不然，我真得上吊了。

那年春天，好像是农历的二月十五，也是校长把我从讲台上叫出去的。他说：你赶紧去看看，你娘在大门口跟门卫闹起来了。我放下手里的粉笔急匆匆向门岗走去。还没到门口，我就听到有人喊：粪堆，粪堆，娘在这儿呢！

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粪堆是我的小名。这时，围观的师生齐刷刷地向我行注目礼，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钻进地缝是不可能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人群里走。喊我小名的肯定不是外人。这时一个小个子老太太冲出人群，朝我叫道：粪堆，看门的不让俺进去。又指着围观的人群说：俺说您还不相信，看看，俺儿来了吧。

我恨不得把自己蒸发了，蒸发也是不可能的。我十分窘迫万般无奈地说：娘，你咋来了？我们那里叫干娘都是叫娘，而不是叫干娘。老太太一听我亲热地叫娘，便得意地朝着人群说：咋样？俺说得不错吧，硬是不让俺过。这不是俺儿是您儿啊？

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我恨不得跳进万丈悬崖。

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了，我尴尬地领着我干娘往里走，身后传来地震般的蜂鸣。我知道，我的小名一时间会在学校各个角落里传遍，特别是那些调皮的学生，不定把我编派成啥呢。我和我娘的故事定会成为师生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一段时间学校流行一个固定句式，“不是俺×是你×”，就像网上那句“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样火爆。这老太太注定是制造故事的高手。

我领她到了教研室后问：娘，你咋到这儿来了？

嘿嘿，俺来看看你呗，想俺儿了。她老人家竟然还有点羞赧，捂着嘴笑道。我知道，她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学校找我，就顺着她说：你咋不让锨儿哥带你来，事先给我打个电话也中啊，我去接你。



你瞅儿哥忙。俺去太昊陵庙赶会了，拐这儿来看看你。

我们这里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是太昊陵庙会。太昊伏羲氏是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人类祖先率部从天水出发，顺黄河而下，定都宛丘（陈州），现有平粮台地下古城为证。平粮台地下古城，即是宛丘遗址。伏羲氏号曰“龙师”，葬于陈。陈，有史记载，为周朝的陈国国都，楚灭陈后也定都这里，因此陈州号称“陈楚故城”。汉为淮阳国。民间久传“二月二，龙抬头”之说。故每年的庙会自二月二开始，此时春回大地，万木复苏，祝龙托福，龙的传人祭祖者日多，会期渐延至三月三。这庙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春秋时期这里已经修陵祭祀，汉时在陵前建祠。自宋建隆元年，赵匡胤亲颁“修陵奉祀诏”渐具雏形。据传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太昊伏羲庙里躲过追兵，并发下誓愿，如若人祖爷爷保佑他登基，一定要依照他的宫殿修建伏羲庙，并亲自祭拜。朱元璋果不食言，登基后不久即颁诏重修太昊陵庙，亲来祭祀，从此官祭不断。明、清诸帝五十次遣官致祭，增建修葺，使庙宇粗具规模。民间祭祀也风起云涌，清末、民国时期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庙会。“文革”破四旧时，庙里的伏羲塑像和部分建筑被毁。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太昊陵重新修复，恢复原貌，庙会渐次恢复。前些时候，有个企业老板还为人祖伏羲氏重塑金身。官祭又现，庙会规模有增无减。神秘的传说在民间又起，朝拜者蜂拥而至，上自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莫不求人祖神佑。据说来此烧香请愿，非常灵验，而且很多大人物的祭拜成为佐证。传说就是传说，而且越传越神，乃至庙会期间，附近省份的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而至，每日人流量几十万人次。人多时，从进门到陵前，后面的人挤着前面的人，连一根针也休想从人缝中掉下来。其实，你根本不用主动走路，常常是“被”走着。烧香的人，根本挤不到陵前香炉，常常是把香隔着人群往里扔。香火旺时，铁制的大香炉就被香灰埋没，四周全是香灰。香火熊熊燃烧，香烟直冲云霄，那情景十分壮观，虔诚之心油然而生，肃穆之感令人震撼。

传说每年官祭时，大典之前，天空总是云腾雾罩，大典结束即云开日现。我自然是没有资格参加大典，不知真假。曾就此事问过柳国强，他说确实如此，谁也无法解释其神秘性。

当然，伴着庙会，各种民间艺术也都汇集于此。什么竹马、旱船、高跷、肘歌、担经挑、腰鼓队、扭秧歌，十分热闹。各类民间工艺品，泥泥狗、布老虎、水枪、木剑、木碗、花棒槌、娃娃头、琉璃蹦蹦，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各种小吃，胡



辣汤、肉包子、羊肉汤、蒸面条、炒凉粉、盒子馍、水煎包、毛鸡蛋、饺子、烩面、压缩馍，香气四溢，引得游客垂涎欲滴。那个人气啊，我敢说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

那天是农历的二月十五，正是烧香祭祖的日子，又逢庙会，游人多得可想而知。我干娘每年的二月十五都要赶会烧香。她说，她儿子铁锨是在这里“拴”的，孙子宏财也是在这里“拴”的，伏羲爷保佑了她一家，她必得供点香火。我们这里有拴娃娃的习俗，过门的媳妇不生孩子，就到伏羲庙的女媧殿里拴娃娃，十拿九稳准能成。

虽说她一早就起身，可到了太昊陵已经十点多了。每次烧香，她从不坐车，都是步行，她说这才是真心。她来到气势恢弘的伏羲广场，整个广场里已经人山人海了。十几里的路，已经掏空了她的肠胃，她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油茶，揉碎了两根麻花放进碗，吃完喝罢，袖子一抹嘴又挤进了人群。好不容易挤到门口，被把门的保安拦住，问她要票。她说没票啊，保安就把她拉到了一边说：先买票去。她说：多钱一张啊？

六十。

俺那个娘哎，咋又涨了？年时个（去年）俺来还是二十块。今年咋涨到六十了？俺给老爷烧香还要俺六十块钱啊？俺来时，国强他娘跟俺说，不要票。

她又往里挤，保安又把她拉住。

她说：国强他娘都不要票，为啥要俺的票啊？小瞧人啊，不要国强他娘的票，还不是因为她儿子在县里公干啊！对了，俺儿，你不认识俺儿啊，粪堆，也在县里公干。国强、粪堆在柳家集一样有名，你咋不认识粪堆哩？

人那么多，保安没闲工夫跟她缠磨，不理她，也不让她进门。

我估摸着，她肯定是想到我这里，像柳国强他娘一样，由她儿子领着风风光光地进去。柳国强他娘肯定是这样跟她说的。

这老太太也太能整了，在景区摆我的名字，那跟摆个小鸡小狗名字有啥区别？她以为我是谁？我不过一个小小的中学教师，谁会知道我？知道了又怎么样？她以为陈州县就是柳家集啊，一说“粪堆”大家都知道是我？她要柳国强他娘比，人家柳国强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好还管着景区，别说是他娘，就是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不会要票的。我是一个中学老师，自个儿都得归人家管。这就是人跟人的区别，就是人的娘跟人的娘的区别。再说了，那景区刚刚挂了四



A 的牌子,管理肯定正在走向规范。她能私自进去?她就是找我,我也没法儿带她进去,我自个儿进去都得买票。上次,几个外地同学来玩儿,我就自己掏腰包买的票。说实话,找到柳国强肯定能省几张票钱,我就是张不开口,觉得还是自己掏钱心里踏实。

我赶紧掏出口袋里的钱说:您大老远地来了,买张票进去吧。我这里有课一时也走不开,就不陪您了。她羞涩地接过我的钱,迅速地往腰里装,边装边说:俺咋能要你的钱呢,你看俺也没给你买点啥。每儿道(过去),赶太昊陵庙,根本就不需要票。阳会儿(现在),进一回几十块,顶俺一袋麦子了。

我笑着说:不要票?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啊。这点钱您就拿上,算我一点孝心吧。

我把她送出校门,找了一辆三轮车,送她去太昊陵。返校时,门卫小郝叫住了我,说:史老师,你娘真厉害啊。

我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说:我娘?

你刚刚送走的,不是你娘啊?

哦,是啊,是我干娘。

你干娘啊,老太太太厉害。

咋回事儿啊?

门卫小郝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学校规定上课时间不准外人进出。小郝和另一个门卫正在门岗房里看电视,听到大门拍得“哗哗”响就出来了。一看是个老太太,问她找谁。她说:找俺儿啊。你儿叫啥?她说:叫粪堆。他们以为叫粪堆的肯定是个学生,不然,老师怎么会叫粪堆呢?于是就说:现在上课,不能进。下了课让他来接你。

她一听不让进,就开始使劲儿地推门。学校的大门是那种电动栅门,反正她也推不开,他们就不再理她,继续看电视。她看他们不理她就恼了,俺来找俺儿的,不偷不抢,为啥不让进?这学校是你家的?国家的学校,谁都能进。俺儿还在里面公干哩。于是,她就拾起砖头朝门砸去。这一砸,门卫也恼了,也太过分了,哪有这样不论理的?学校有规定,上课时不让外人进,要是谁都能进,还让他们看什么门?要是他们放她进去了,校长就“放”他们走。于是,争执就开始了。他们说这学校没有叫粪堆的,再胡闹就叫派出所来。老太太可不是吓大的,一听他们叫派出所,更是火上浇油:俺找俺儿也不犯法,你叫老



天爷俺也不怕。当她又拾起砖头去砸门时，他们拉住了她。你以为你是谁，能拉住她？她可不是省油灯，顺势坐在地上，说他们打她了。老太太生气可想而知，去太昊陵不让进门，来找她儿还不让进门，这世道咋都变成这样了？国强他娘明明说不要票，到她这儿咋就变了？太昊陵变也就算了，她儿不在那儿，这学校不能变啊，她儿在这里啊，都是这些孬人“败坏”她儿。

老太太憋了一肚子气，非战败他们不可。正闹得不可开交时，校长从外面回来，问怎么回事儿。小郝委屈地说：不赖俺。校长呵斥了门卫，问老人究竟找谁。她说：找俺儿粪堆。校长毕竟是校长，立即就明白了她说的可能是小名。就问她：你儿姓啥？她说，姓史，柳家集的。

哦，姓史的倒是有两个，柳家集的啊，那就是史战胜了。您老人家先歇会儿，我去叫他。于是，校长便急急忙忙地把我叫了出来。

校长因此对我干娘有所领教，所以这回才着急上火地让我回去。不过，县委的任务也轮不到我们学校啊！

回到家里，我刚推出电动自行车，学校的司机小郝就来了。他说：校长让我送你回去，怕你骑车耽误时间。

我重新把电动车放好，随他上了车。

关于我干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我干娘身世

我干娘大概生于1925年，今年八十四岁。籍贯、父母、生辰、姓名皆不详。

我干娘七岁那年，大概端午节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娘带她去柳家集她姨家借粮食。

那时的柳家集就有些名气了，不是因为集的规模，而是因为有一户大家。这户人家当家的叫柳老歪，其实柳老歪长得很齐整，就是心眼多。柳老歪本名柳德山，据说当时生意做得很大，除了药铺、当铺、绸布庄，还参与了军火买卖。就像四川大邑因为刘文彩而有名一样，柳家集是因为当时的柳老歪而有名。柳家集开始只是一条小巷子，几家铺子，大都是冲着柳老歪家的需求而来。这



条小巷子在柳家大院的下手,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一条街道,附近的庄户人家也赶这集。赶集的人多了,临街的铺面也就多了起来,锅盔、蒸馍、油果子、胡辣汤等各种吃食一应俱全。再后来,黑河那边靠近柳家大院的地方,偶尔也有货运,便有了一个小码头。码头形成,人气也渐浓了。

一说去柳家集的姨家,我干娘便欢天喜地,大概类似现在的孩子去游乐园。她们娘儿俩去时高高兴兴,回来时我干娘她爹已经倒在血泊里,家里翻箱倒柜的一片狼藉。她娘明白了,孩子她爹曾经贩过烟土,可能是被土匪盯上了。那时候遭匪、抄家、丧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干娘的娘,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望着七岁的闺女,不知道没有了男人,将来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她家里没有地,男人在时农忙期间外出打打短工,农闲时走村串户贩点针头线脑。她在家里帮着人家做点女工,挣点零钱,换些油盐勉强度日。

男人没了,天就塌了。她看着冰冷僵硬的丈夫,一滴泪都没有。尽管已经到了夏天,但她身上的津液好像都变成了冰坨坨。面对日子,她一下子撞到了墙上,撞碎了一切。埋葬了丈夫,吃完借来的粮食,下地挖了三天野菜,又吃了三天的倭瓜叶,她就躺在床上吐绿水了。

她拉着我干娘的手说:去柳家集你姨家吧,就说你娘说的,将来做她的儿媳妇,你还能有个活命。

我干娘,一个七岁的孩子,走了两天,才到了十几里外的柳家集,见到了她姨便昏倒在地。当她被两碗小米汤灌醒后,就哭了。她姨问她怎么一个人来了?她说:爹死了,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娘让我做姨家的儿媳妇。她姨没说话,搂着她哭了。哭完之后,到馍囤子里拿了一个白蒸馍,让她吃。她姨家在集上开了个蒸馍铺,日子还能凑合下去。待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白蒸馍,她姨已经套好了小驴车,和她一起去了她家。她们赶到时,两间草房已是人去屋空,她娘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从此杳无音信。她们娘儿俩坐在地上痛哭了一场,就打道回府。临走时,我干娘没忘拿上她挖野菜的小笆斗,跟她姨说:姨,俺会挖菜,还会烧锅。俺能替您干好些活儿。

她姨没有说话,只是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把她抱上车,甩动着驴鞭上了路。

我干娘从此成了她姨家里的童养媳,算是比她大两岁的表哥葫芦的媳妇。我干娘的姨家有三个孩子,除了她小丈夫兼表哥的葫芦,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表弟倭瓜,一个小她两岁的表妹菜花。她的小丈夫葫芦,对突如其来的表妹兼



媳妇,并没有特殊的恩爱,相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敌意。他的敌意来自那个白蒸馍。他们家虽然开着蒸馍铺,日子并不富裕,平日里只吃麦麸子和粗粮,从来不吃白蒸馍。他看到这孩子一到他家就吃到了白蒸馍,心里十分忌恨。

馍匠柳的日子过得很匆忙。他三天上集采一回麦子,一回采六斗,然后要淘净晾干,晾干后就磨成面。一天磨两斗麦子,磨是他们自家的大石磨,家里的那头毛驴是拉磨的主要劳力,孩子们都要帮着推磨。麦子磨好,筛下的面蒸馍卖,筛上面的麸子就是他们的口粮了。照常,是我干娘她姨头天晚上就用面头(头一天发的面,留一小块作为第二次发面的酵母)和一块面发着。他们从来不用“酵子”,因为“酵子”容易发酸。三更时她姨夫起来结面,待到四更时,她姨要起上两三回,看面是否开透。如果面开透了,他们便开始盘面,面盘到柔如棉花、韧如糖稀时才算刚刚好。盘好面,还要长一个时辰,才能再揉馍。揉馍时,火就得生开,揉好的蒸馍放在盒盘里长着,长到手拍馍像拍在棉花瓢上一样喧,就可以装馍了。待天放亮时,热腾腾的白蒸馍就可以起锅了。她姨夫用独轮车推着馍囤子赶陈州城的大集。大集散了,剩下的再回柳家集卖。她姨夫除了采麦子、推磨、盘面,还得劈柴、赶集。

我干娘的活计是从烧锅开始的。她通常是两眼酸涩时就被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锅灶前,晕晕乎乎地烧锅,只有等到蒸馍起锅时才张开了睡意蒙眬的双眼。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喧腾腾的、发着光色的蒸馍拾到簸箩里,稍后放进蒸馍囤子里被姨夫带走。从掀开蒸馍拍子那一刻,我干娘就开始用眼睛“吃”蒸馍了。虽然是用眼吃,但是口水还是不停地涌出。在她姨拾蒸馍时,她的口水是不能吐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咽下去。肚子被不停地空吞激怒了,“咕咕”地抗议。我干娘毕竟还是孩子,有时候白蒸馍把眼球都吸鼓了,看到忘情处,就被姨呵斥一顿。她只得忍受着肚子的叫唤,起身收拾蒸馍用的家什。可是,不管她肚子怎么叫唤,不等全家起来,她是吃不上黑窝头、喝不上蒸馍水的。

馍匠柳家的孩子,见过太多白蒸馍,吃到的却太少。因此,吃一个白蒸馍是他们切实又渺茫的希望,偷馍就是惯常练就的本领。可是,馍匠柳家里的蒸馍是有数的,一斗麦子磨三十七斤半面,一天两斗麦子的馍,一共是三百七十五个。揉馍时数一次,装笼时数一次,装囤子时又数一次。一锅多少蒸馍像他们的指头一样刻在潜意识里。少一个蒸馍对于馍匠柳家来说,就是一件大事



故。因此,孩子们偷一次馍要冒很大的风险,每一次挨打都是蒸馍惹的祸。

那天,馍匠柳进城里回来得有些晚。大雾像滚滚浓烟,模糊着行人的视野,赶集的人不多,蒸馍卖得也不好,他的心情像身上的马褂一样被大雾打得湿漉漉的。他怀着潮湿的心情,劈着同样潮湿的木柴。

劈了一会儿,他便觉得浑身黏糊糊的,里边的湿跟外边的潮搅在一起,从里到外的湿黏。他扔掉了手里的镢头,脱掉马褂,闷声闷气地蹲在捶布石上吸烟袋。一袋烟抽完,他喊葫芦给他盛碗蒸馍水。葫芦走进蒸馍房,不一会儿端着个空碗出来了,附在他爹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什么。馍匠柳一脚踢飞了脚下的劈柴,冲进了蒸馍房,继而就传来了响亮的耳光,接下来是我干娘凄厉的哭声。

我干娘她姨知道后,更是怒火万丈,让我干娘在一块土坯上跪了几个时辰,直到她晕倒在地上才算了事。她姨流着眼泪说:俺养的是儿媳妇,不是家贼。再少一个馍,你就从这个家滚出去,想死哪儿死哪儿。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干娘什么都不敢说,但她明白了:倭瓜告诉她,娘想吃馍哩,让她拿一个送到堂屋里。其实那是他们几个设的圈套。当然,她还不知道,她姨根本就不在堂屋里,堂屋里等候的是葫芦和菜花。如果她把馍送到堂屋,他们就能过一回嘴瘾。这一切的总导演是葫芦。

这场惨痛的教训不但治住了她,而且还有一项新任务,就是看住她的表兄妹们。我干娘的日子可想而知。

由于我干娘的防范,她的表哥和表弟妹自然就偷不到白蒸馍吃。他们几个恨她恨到骨头里。那天,她姨出去给柳老歪家送馍,让他们在家里看着驴磨面。驴在磨道里拉磨要戴上“挨眼”的,他们几个人就让我干娘也蒙上眼睛帮着驴推磨。于是,我干娘被蒙上眼推进了磨道里。

正拉着磨的毛驴突然挨了鞭子,猛然一惊,腾蹄飞奔。紧扶着磨棍的我干娘,根本没有设防,磨棍猛然离手,她一头栽在磨道里。她的头磕在磨墩上,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他们几个吓坏了,赶紧解开她脸上的蒙布,把她弄到院子里。然后,去喊他们的娘。他们众口一词,撒了个弥天大谎,只说她推磨时打瞌睡栽倒磕的。

我干娘她姨看到后也吃了一惊,觉得这孩子真是累赘,恁没成色,干点活



就这么费事。她跑到蒸馍房里,抓一把锅底灰,捂在我干娘伤口上。她姨让他们几个把我干娘抬到西屋里的一片破箔上。我干娘醒后,就觉得头上火烧火燎的痛,口干得起皮。她摇摇晃晃地喝一碗凉水,又无力地躺下。她觉得很冷,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就把那床破棉絮围在身上。她一睁眼,太阳光像锥子一样刺着她的眼睛,于是,她又闭上眼睛,眼皮上像压了一盘石磨,死沉沉的。因为睁不开眼,她又迷迷糊糊地睡了。她好像做了一个梦,模模糊糊地听她姨夫说:扔到北地乱坟岗上算了。她姨却说:好歹挖个坑吧,也算咱家的人。她姨夫喊道:葫芦,你扛着铁锨,俺挟着她。我干爹葫芦怯怯地应着,就去院子里扛铁锨。其实,我干爹葫芦心里很害怕,好歹是条命啊,他害死了她。他们并不想让她死,只想让她明白他们家的白蒸馍不是那么好吃的。

我干爹一声不响地跟他爹来到北地。他爹把我干娘往地上一扔,就开始挖坑。我干爹蹲在我干娘跟前,恐惧和愧疚同时缠着他。他紧紧地盯着我干娘的手,希望她能活过来。总不能就这样死了,就这样埋了,她是他媳妇啊!

我干爹他爹挖完最后一锨土,把铁锨往旁边一插,就去抽我干娘身下的破席片。他把她身下的破席片扔在挖好的坑里,又把那折着的一角拉开抻平,折起一半,好盖在她身上。我干爹他爹从坑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一条腿迈上了坑沿,准备上来。我干爹葫芦惊叫一声:爹,她动了。

馍匠柳淡漠地说:胡说,都三天三夜了,还动个鬼。

真动了,刚才手伸着,这会儿握着了。葫芦他爹这才迅速地迈上另一条腿,蹲下去把手放在我干娘的鼻子上。天啊,还真感到一丝的热气。他叹口气说:走吧,葫芦,你媳妇命大,将来还有大福哩。

我干娘使劲儿地睁开眼睛,眼皮像被粘胶粘着。她似乎感到自己轻飘飘地飞走了,飞得很高很远,像断了线的风筝,心里很害怕,怕再也回不来了。她不知道怎么就飞上了天,腰里还被什么东西箍着。突然,她又觉得往下落,而且越落越快,最后重重地摔下来。她好像被摔碎了似的,伤口钻心的痛,才下意识地握住了拳头。

她姨见馍匠柳把我干娘背了回来,惊讶地放下筛面箩,问道:咋又回来了?馍匠柳木然地说:还有气哩。她姨赶紧把卷起的破箔重新铺开说:快放下,命不该绝。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干娘好像有了知觉。仍旧很冷,仍旧睁不开眼,仍



旧回不了家。

又过了两天两夜，我干娘终于醒过来了。

由于这场虚惊，便有了关于我干娘一些神秘的传说，说她是什么“童子”（神仙的跟班）。馍匠柳一家都觉得我干娘命大，说不定将来是个有福之人，对她比过去好多了。

这家人态度的陡然转变，让我干娘受宠若惊。她觉得这一家人对她太好了，她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他们的恩情。除了干活，她还能干啥呢？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她就得不休歇地干。说来也怪，过了那一劫，我干娘似乎真有神明相助，可以陪着她姨、姨夫熬到天明，第二天该干啥还干啥。她仿佛是一台永动机，不停地转动。葫芦心里怯她，对她更好了，表弟、表妹再也不敢欺负她了。

十三岁那年，她正坐着烧锅，屁股下的大树根上有了血迹。她以为是树根把屁股硌流血了，就找个木盆起身去茅房里洗洗。洗完回来，还是不行。她觉得很奇怪，也没觉得痛，咋就流了恁多血呢？她不该恁金贵啊！下身继续流血，她就端了一盆凉水坐在里面。馍匠柳赶集回来，想上茅房，看到墙上有根束腰带，就忍着，端起碗开始吃饭。吃完饭，实在忍不住了，内急跑到了茅房，那根腰带还在那儿。他就骂开了：葫芦，你屙金尿银啊！

我干娘听到馍匠柳骂她，赶紧起身倒掉大盆里的血水出来了。我干娘出来时，喊道：葫芦哥，吃饭哩。其实，葫芦正在吃饭，她是告诉公爹她出来了。葫芦看她出来了，随口骂道：屙金尿银啊，你？

我干娘不敢再坐下，打圈地转悠。馍匠柳出门后，她又去了茅房，还用凉水继续洗屁股。她姨正在筛面，要她撑布袋。唤她几声不应，就问葫芦：小令哪儿去了？葫芦说：还在茅房哩。她婆婆顿时就火了，以为她怕干活，推屎装尿。于是，就跑到茅房里，拧着我干娘的耳朵就掂了起来。当她看到一盆子的血水，吓了一跳，问她怎么回事儿。她说：树根硌着了，一直止不住。她婆婆知道她是“喜身上”了，就找了一块破布给她，让她对角一拉塞在裤裆里。没过多久，她姨就让她跟葫芦圆了房。

十三岁的女孩子，还不知道夫妻生活是怎么回事儿。她只是害怕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开始，她不让柳葫芦上她的床。后来，她婆婆就把她臭骂了一通，没办法，只得让葫芦和她睡一起。她把布衫底边绾(qiāo)上缝上密密麻麻